

Maotouying WenKu 第四辑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走向澄明之境 ——卢梭随笔与书信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十分赞赏这样一个比喻，“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密涅瓦即雅典娜，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本文库精选东西方著名思想家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论述的精辟、文笔的生动为特色。但愿随着猫头鹰翅膀的振动，辉煌壮丽的人类思想的星空能在我们面前展现。

世界贤哲名著选译

猫头鹰文库

第四辑

走向澄明之境
——卢梭随笔与书信集

何祚康 曹丽隆 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董尧根
封面设计 何礼蔚

走向澄明之境

——卢梭随笔与书信集

何祚康 曹丽隆等 编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23

印张：8.875 插页2 字数：13000

印数1—7000

ISBN 7-5426-0353-1/B·31

定价：3.90元

译者的话

如果说，曾经有一些思想家，由于他们的名字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而使得他们在人类思想史上令人难以忘怀；那么更有另外的一些人，由于他们深刻而有力地表达了时代的精神和情感；准确地预见和把握了时代的思想潜流，从而开始了一个新时代。他们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更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心目中，使得现实的人们超越时空的阻隔，不断地感受其启示和影响。卢梭(1712—1778)就是这样的思想家。

尽管卢梭也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杰出代表，但是他却与法国启蒙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的性格，他的人生观，他衡量价值的尺度，他的本能反应等等，使他领悟到：理智是危险的，

因为它毁掉虔诚，科学是破坏性的，因为它夺走信仰；……而这些都是同启蒙时代所加以赞许的东西大相径庭的。这种对立状态，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间接产生于他那复杂的个性。卢梭的一生是漂泊、艰难和隐居的一生，同时也是热爱真理、自由和人类的一生；在他想避开一切烦恼的懒散精神，热情、暴躁、易受外界影响和对有影响的事物极为敏感的外表之下，掩藏着一颗对人类深爱不已的心。惟其如此，他才从不追求世俗的欢乐，不追求人们想象中的高尚，而是始终向人们敞开心怀，既不掩饰也不谦逊地描述他自己，按照他自认为的样子和实际上的情形揭示自然、社会与自我，不断地走向澄明之境，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卢梭风格”。

卢梭的深刻之处在于：当他同时代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把文明和进步看做不断上升的链条，并认为随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将造就普遍的文明和全人类的福利时，他却以一种非凡的预见性，洞察并揭示了：文明的进步并不一定总是有助于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人的价值的提高以及人的道德情操的进步，相反，极有可能由于文明成就的辉煌而掩盖了人类思想的贫困及道德的卑下这一事实。从而启示人们：善良意志与科学探索相比

具有更优越的价值，人应该追寻更高的真理。

卢梭的感人之处在于：他虽然不乏抽象思辨的才能，但要在他身上找到一个在书斋里沉湎于冥思苦想的形而上学家的形象是徒劳的。他的思想是对那些有感而发的、各种使他深深激动、而时代又要求立即予以解答的问题所做的情热洋溢的分析。他是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一个人，正因为他的思想是他以充满激情的文笔表达出来的他对他的时代的内心感受，因此才具有俘获人心的力量。

本书所编译的卢梭的随笔和书信，力求展示卢梭对待人生、幸福、痛苦和快乐的态度及原则，以及他对于教育的独到见解和对社会生活的深邃思索，使读者从中领略到卢梭的深刻及感人之处。当然，卢梭的思想不可能不受其所处的时代的限制，带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尤其在他所寄托的理想中，应该说有相当的成分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因而本质上是消极逃避的，相信读者对此自会有正确的理解和评价，不再赘言。

编译者

1988.10.

目次

译者的话	1
痛苦的成因	1
欲念的误区	11
善行的视点	20
纯真的护卫	26
撒谎辨	52
扼住命运咽喉的手	68
刚柔相济的男人和女人	89
晚年与明智	107
统治的艺术	127
治国与治家	157
法律的真旨	162
论真理	167
宗教与信仰	172
生活哲学	185
性情与隐居	199
道德与幸福	224

婚姻与情爱·····	240
朋友与友谊·····	249
论教育·····	253
论文学·····	255
论舞蹈艺术·····	264
论母爱·····	268
论祖国·····	274

痛苦的成因

——一切痛苦的感觉都是同摆脱痛苦的愿望分不开的；我们的痛苦正是产生于我们的愿望和能力的不相称。

我们不可能知道绝对的幸福或绝对痛苦是什么样子的，它在人生中全都混杂在一起了；我们在其中领略不到纯粹的感觉，不能在同一种情况下感受两种不同的时刻。正如我们的身体在变化一样，我们的心灵的情感也在不断地变化。人人都有幸福和痛苦，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谁遭受的痛苦最少，谁就是最幸福的人；谁感受的快乐最少，谁就是最可怜的人。痛苦总是多于快乐，这是我们大家共有的差别。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人的幸福只能消极地看待，其

衡量的标准是：痛苦少的人就应当算是幸福的人了。

一切痛苦的感觉都是同摆脱痛苦的愿望分不开的，一切快乐的观念都是同享受快乐的愿望分不开的；因此，一切愿望都意味着缺乏快乐，而一感到缺乏快乐，就会感到痛苦，所以，我们的痛苦正是产生于我们的愿望和能力的不相称。一个有感觉的人在他的能力扩大了他的愿望的时候，就将成为一个绝对痛苦的人了。

那么人的聪明智慧或真正的幸福道路在哪里呢？正确说来，它不在于减少我们的欲望，因为，如果我们的欲望少于我们的能力，则我们的能力就有一部分闲着不能运用，我们就不能完全享受我们的存在；它也不在于扩大我们的能力，因为，如果我们的欲望也同样按照更大的比例增加的话，那我们只会更加痛苦；因此，问题在于减少那些超过我们能力的欲望，在于使能力和意志两者之间得到充分的平衡。所以，只有在一切力量都得到运用的时候，心灵才能保持宁静，人的生活才能纳入条理。

大自然总是向最好的方面去做的，所以才首先这样地安排人。最初，它只赋予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欲望和满足这种欲望的足够的力量。它把其余的能力通通都储藏在人的心灵深

处，在需要的时候才加以发挥。只有在这种原始的状态中，能力和欲望才获得平衡，人才不感到痛苦。一旦潜在的能力开始起作用，在一切能力中最为活跃的想象力就觉醒过来，领先发展。正是这种想象力给我们展现了可能达到的或好或坏的境界，使我们有满足欲望的希望，从而使我们的欲望蕃衍。不过，起初看来似乎是伸手可及的那个目标，却迅速地向前逃遁，使我们无法追赶；当我们以为追上的时候，它又变了一个样子，远远地出现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再也看不到我们已经走过的地方，我们也不再去想它了；尚待跋涉的原野又在不断地扩大。因此，我们弄得精疲力竭也达不到尽头；我们愈接近享受的时候，幸福愈远远地离开我们。

相反地，人愈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愈小，因此，他达到幸福的路程就没有那样遥远。只有在他似乎是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的痛苦才最为轻微，因为，痛苦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

真实的世界是有界限的，想象的世界则没有止境；我们既然不能扩大一个世界，就必须限制另一个世界；因为，正是由于它们之间的唯一的差别，才产生了使我们感到极为烦恼的种种

痛苦。除了体力、健康和良知以外，人生的幸福是随着各人的看法不同而不同的；除了身体的痛苦和良心的责备以外，我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想象的。人们也许会说，这个原理是人所共知的；我同意这种说法；不过，这个原理的实际运用就不一样了，而这里所谈的，完全是运用问题。

我们说人是柔弱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柔弱”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关系，指我们用它来表达的生存的关系。凡是体力超过其需要的，即使是一只昆虫，也是很强的；凡是需要超过其体力的，即使是一只象、一只狮子，或者是一个战胜者、一个英雄、一个神，也是很弱的。不了解自己的天性而任意蛮干的天使，比按照自己的天性和平安详地生活的快乐的凡人还弱。对自己现在的力量感到满足的人，就是强者；如果想超出人的力量行事，就会变得很柔弱。因此，不要以为扩大了你的官能，就可以增大你的体力；如果你的骄傲心大过了你的体力的话，反而会使你的体力因而减少。我们要量一量我们的活动范围，我们要像蜘蛛呆在网子的中央似地呆在那个范围的中央，这样，我们就始终能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就不会抱怨我们的柔弱，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柔弱的感觉。

一切动物都只有保存它自己所必需的能

力，唯有人的能力才有多余的。可是，正因为他有
多余的能力，才使他遭遇了种种不幸，这岂不
是一件怪事？在各个地方，一个人的双手生产的
物资都超过他自己的需要。如果他相当贤明，不
计较是不是有多余，则他就会始终觉得他的需
要是满足了的，因为他根本不想有太多的东西。
法沃兰说：“巨大的需要产生于巨大的财富，而
且，一个人如果想获得他所缺少的东西，最好的
办法还是把他已有的东西都加以舍弃。”^[1]正
是由于我们力图增加我们的幸福，才使我们的
幸福变成了痛苦。一个人只要能够生活就感到
满足的话，他就会生活得很愉快，从而也生活得
很善良，因为，做坏事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我们永远不死，我们反而会成为十分
不幸的人。当然，死是很痛苦的，但是，当我们
想到我们不能永远活下去，想到还有一种更美
好的生活将结束今生的痛苦，我们就会感到轻
松。如果有人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长生不
死，请问谁愿意接受这不祥的礼物？我们还有
什么办法、什么希望和什么安慰可以用来对付
那命运的严酷和人的不公不正的行为？愚人
是没有远见的，他不知道生命的价值，所以也就
不怕丢失他的生命；智者可以看到更贵重的财富，

[1] 《沉静的黑夜》第9卷，第8章。

所以他宁愿要那种财富而不要生命。只有不求甚解和假聪明的人才使我们只看到死，而看不到死以后的情景，因而使我们把死看作是最大的痛苦。在明智的人看来，正是因为必然要死，所以才有理由忍受生活中的痛苦。如果我们不相信人生终究要一死的话，我们就会花很大的代价去保存它。

我们精神上的痛苦，全是由个人的偏见造成的，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犯罪，而犯不犯罪全在于我们自己。我们身体上的痛苦如果不自行消灭，就会消灭我们。时间或死亡是医治我们痛苦的良药。我们愈不知道忍受，就愈感到痛苦；为了医治我们的疾病而遭到的折磨，远比我们在忍受疾病的过程中所遭受的折磨来得多。要按照自然而生活，要有耐心，要把医生都通通赶走。人是免不了要死的，但是你对死亡的感觉只不过一次而已，可是医生却使你在自己混乱不清的想象中每天都有死亡的感觉。他们骗人的医术不仅不能延长你的生命，反而剥夺了你对生命的享受。我始终怀疑医术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真正的好处。诚然，有些要死的人被它治好了，但是，有成千上万可以保全生命的人却遭到了它的杀害。聪明的人啊，不要去碰这种彩券了，因为这样去碰，你十之九是要

输的。所以，不论患病也罢，死也罢，或是医治也罢，总之，特别要紧的是，你必须生活到你最后的一刻。

在人的习俗中，尽是些荒唐和矛盾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愈失去它的价值，我们对它愈觉忧虑。老年人比年轻人对它更感到依恋，他们舍不得抛弃为享受而做的种种准备；到了60岁还没有开始过快乐的生活就死了的话，那的确是很痛心的。人人都非常爱护自己的生命，这是事实，但是，大家不明白，像我们所意识的这种爱，大部分是人为的。从天性上说，人只是在有能力采取保存生命的办法的时候，他才对生命感到担忧；一旦没有办法，他也就心情宁静，也就不会在死的时候有许多无谓的烦恼。

.....

远虑，使我们不停地做我们力不能及的事情，使我们常常向往我们永远达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远虑正是我们种种痛苦的真正根源。像人这样短暂的一生，竟时刻向往如此渺茫的未来，而轻视可靠的现在，简直是发了疯！这种发疯的作法之所以更有害，是因为它将随着人的年龄而日益增多，使老年人时刻都是那样地猜疑、忧愁和吝啬，宁愿今天节约一切而不愿百年之后缺少那些多余的东西。因此，我们现在要掌

握一切，把一切都抓在手里；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一切现有的和将有的时间、地方、人和东西；我们的个体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最小的部分。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扩展到了整个的世界，在整个大地上都感觉到了自己。在别人可以伤害我们的地方，我们的痛苦就因而增加，这有什么奇怪呢？有多少君王由于失去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而感到悲伤啊！有多少商人只因想插足印度而在巴黎叫喊啊！

.....

人啊，把你的生活限制在你的能力之内，就不会再痛苦了。紧紧地占居着大自然在万物的秩序中给你安排的位置，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你脱离那个位置；不要反抗那严格的必然的法则，不要为了反抗这个法则而耗尽了你的体力，因为上天所赋予你的体力，不是用来扩充或延长你的存在，而只是用来按照它喜欢的样子和它所许可的范围而生活。你天生的体力有多大，才能享受多大的自由和权力，不要超过这个限度，其他一切全都是奴役、幻想和虚名。当权力要依靠舆论的时候，其本身就带有奴隶性，因为你要以你用偏见来统治的那些人的偏见为转移。为了按照你的心意去支配他们，你就必须

按照他们的心意办事。他们只要改变一下想法，你就不能不改变你的做法。……

只有自己实现自己意志的人，才不需要借用他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由此可见，在所有一切的财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真正自由的人，只想他能够得到的东西，只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

我们之所以落得这样可怜和邪恶，正是由于滥用了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悲伤、忧虑和痛苦，都是由我们自己引起的。精神上的痛苦无可争辩地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身体上的痛苦，要不是因为我们的邪恶使我们感到这种痛苦的话，是算不了一回事的。大自然之所以使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需要，难道不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吗？身体上的痛苦岂不是机器出了毛病的信号，叫我们更加小心吗？死亡……坏人不是在毒害他们自己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吗？谁愿意始终是这样生活呢？死亡就是解除我们所作的罪恶的良药；大自然不希望我们始终是这样遭受痛苦的。在蒙昧和朴实无知的状态中生活的人，所遇到的痛苦是多么少啊！他们几乎没有患过什么病，没有起过什么欲念，他们既预料不到也意识不到他们的死亡；当他们意识到

• 9 •